北京青年大型调查报告——

310万流动务工青年：打拼生活 不甘现状

今日天汪 EBIEBAODAO

本报记者 卢义杰
实 习 生 谢亚乔 阚文琦

从乡镇到特大城市，从无到有地打拼奋斗——这样如电影般的冒险故事，每天在北京都上演。

魏则兴把这个故事写了12年。这名成升建设劳务有限公司的建筑工人，2003年来到北京，他从“小工”做到“项目管理员”，如今带领团队负责5栋楼和一个车库的水电安装，“面积大概有5.6万平方米”。

在首都发展的路线图中，魏则兴所在的人群愈发有标本意义。他们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而因为没有北京户籍，其生存状态经常被用“流动”来形容。

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将这一人群概括为“流动青年群体”，其下又细分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占比22%的“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以及大专以下学历的、占比78%的“青年流动务工人员”。

调查组测算，截至2014年12月，北京市流动青年约为400万人，其中310万人为青年流动务工人员。这在818.7万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的总数中不容小觑。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尽管工种不同，但他们的一些境遇相似：相当一部分人与乡土血亲结缘，工作强度较大，住房条件紧张，而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面前，又有相当一部分人保留着提升自己的动力和愿望，并且有的人已经付诸实践。

四分之一来自河北，来京渠道、朋友圈呈现乡土、血亲关系特征

如果没有老乡打招呼，魏则兴的“北京梦”恐怕不会这么快开始。

魏则兴进京前在山东烟台干过一年多保安，2003年春节，他听在北京务工的老乡说他们工地需要招聘工人，就和两个老乡一起来了北京。

北京京客隆望京店生鲜区领班刘磊，其北京生活也是从与老乡结缘开始，“我们村里有人在北京工作，我就想跟他出来。”2001年，刚初中毕业的刘磊一下火车，就被老乡接应着，去了北京怀柔的一家肉类联合加工厂，当天给安排了工作和住宿。

他们的来京之旅，正是团北京市委调研发现的典型模式之一。在调研组的分类中，魏则兴属于“相对集中管理的建筑、保安业青年从业人员”，这一群体大约占青年流动务工人员的10%，其来京渠道呈现出“明显的乡土地域特征”。

“由于技术含量低、由公司统一招工，统一承接工作项目，因此同一地区人员结伴而行、由老乡介绍来同一单位的现象非常多，并且呈现成建制流动的现象。”调研组解释，在此基础上，该群体在可信赖的朋友圈中63%的为老乡。

这一调研共选派数百名调研人员，召开座谈会50多次、面访6700余人、深访500人，其中，面向青年流动务工人员发放了调查问卷5827份，其中有效问卷5494份。

除了乡土地域关系，血亲关系也是来京和就业渠道的典型模式。这在占青年流动务工人员10%的“大型商场市场中的青年销售人员”身上体现最为明显。调研组发现，该行业常出现“家族式承租商铺”、“商户雇用自己老家的亲戚帮助销售”、“兄弟姐妹一起来京从事该行业”的现象。

特殊的雇佣关系，也让这一群体与社会接触少，最终形成“信息获取、困难解决严重依赖雇佣和老乡关系”的局面。

这不是个例。调研显示，在占青年流动务工人员48%的“分散就业和生活的流动务工青年”，其遇到困难也更愿意求助于老乡同事。

这些老乡，都来自哪些地区呢？调研组发现，青年流动务工人员来源省份前六位的分别是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山西、安徽，全部是北京周边的北方省份，约占总量的60%，其中河北一省就占了总量的四分之一。

这种流动人口来源地结构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分布规律一致。根据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北京居于全国主要流入地省区市第四位，仅次于广东、浙江、上海。而作为所在聚集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上海、广东也有六成以上流动人口来自邻近的省区。

77%从事第三产业，两类工种的六成员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

追逐“北京梦”的过程并不轻松。在北京恒安卫士保安公司的地铁安检员郭艳茹看来，最直接的感觉是“虽然天不亮就起床，回到寝室已经天黑，但你会很开心”。

郭艳茹把生活描述为“有纪律，也很便利”：吃住都在基地，食宿统一管理，5点开始有早餐供应，上午9点统一检查卫生，晚上12点按时查寝、熄灯。上、下班排队，下班后由中队长统一带回基地点评，晚上还有班务总结会。

魏则兴刚来北京的时候，则经历过多个工地的变化。起初的上班时间是9.5个小时，并要根据工期的长短进行调整。工地先是和平里，后来又到了西直门、北京北五环外的天通苑，2004年开始又在北京东边的通州工作了两年。

这在相对集中管理的建筑、保安业青年从业人员群体中已是常态。这一群体多数由建筑劳务公司、保安公司招募、培训、管理，根据需要派驻到各施工工地、驻区单位，不论派遣单位还是使用单位，都有明显的单位制管理特征。

一些群体的工作强度更辛苦一些。在调研组公布的四类群体的数据中，有两类出现六成员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情况，其中“大型商市场的青年销售人员”的情况较突出。

调研组发现，他们集中在服装、蔬菜、建材等行业大型批发市场，就业非常集中，且同质化严重。

调研报告显示，这一群体中68%的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37%的超过10小时，74%的每周最多休息1天、24%的没有休息。调研组还发现，各大型批发市场的营销人员多数未签订劳动合同，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

对于北京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数据事业部生产班班长史靖旭而言，上班的压力他感觉“还可以”。上班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7点，午休1小时，很少加班，“每周六有时义务劳动半天，基本上每周能保证休息一天半。”

他所处的工业园区中的青年产业工人群体，占青年流动务工人员的10%。根据调研报告，该群体60%平均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绝大多数都有加班工资，64%每周都能休息两天。这一群体的管理规范许多，有98%与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94%的单位缴纳了社会保险。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流动青年所从事的工作背后，是北京行业结构调整的大格局。调研组发现，青年流动务工人员从事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约占77%。这一就业结构与北京第三产业占GDP总量77.9%的产业结构基本吻合。

三个区县聚集近半流动青年人口，多分布于四环至六环间城乡接合部

朝阳、海淀、昌平，这3个流动青年人数各达50万以上的北京区县，容纳了北京近一半的流动青年。调研组发现，这部分群体分布在四环至六环之间的城乡接合部的社区和村庄中。

和2012年团北京市委的调研相比，流动青年的聚集区域逐渐向外扩散。调研组分析，这与北京城市建设和城乡接合部改造的步伐加快有一定关系。

魏则兴经历了房屋的变迁。2003年，他在北京和3名工友租住在和平里，共20平方米，除了两个上下铺、一个小桌之外就放不下别的东西了，每人月租50元。

4年之后，魏则兴兼顾3个项目，但依然住在板房。夏天，铺了一层油毡的石膏式板房很热，夜晚难以入睡，等到晚上11点稍微凉快些才能睡得着。板房是大部分工人的选择。通常每栋板房有3层，共45间，每间可容纳4人到12人不等。

这与调研组的结论相吻合。调研组发现，相对集中管理的建筑、保安业青年以工作地集体住宿为主，日常工作生活基本都是和同事在一起，在外租房居住的仅占13%。

调研报告显示，居住分散且条件较差的算大型商场和市场的青年销售人员。从居住情况来看，该群体大都在工作场所周边自己租房，多数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条件较差的村庄中，仅16%居住在配套公寓或单位集体宿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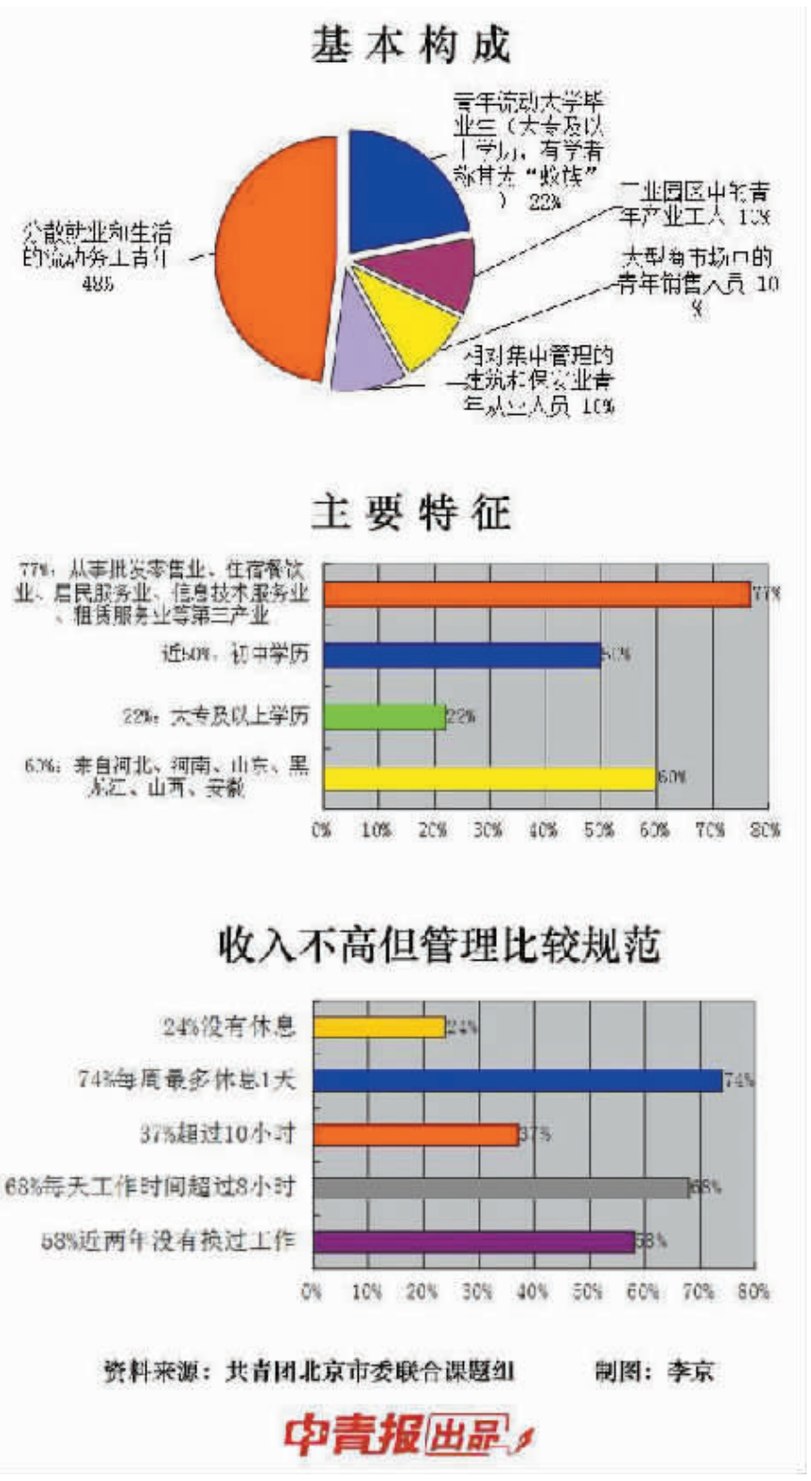
刘磊的妻子也在京客隆厂家工作，两人每月加起来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他们居住在工作地附近的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室，每月房租500元。

相对而言，工业园区的青年产业工人的就业、居住更集中一些。调研显示，在各类园区就业的产业工人约60%居住在园区、单位提供的公寓或宿舍中。主要工作、生活空间高度一致，与外部接触少，在可信赖的朋友圈中本单位的同事占到53%。

最为分散的是分散就业和生活的流动务工青年，他们60%以上都以各种方式租房居住，仅有部分餐饮业从业人员由单位提供统一住宿。

普遍有提升的动力和愿望，希望获得就业信息、技能培训等帮助

经过数年打拼，一部分青年流动务工人员在北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刘磊从一名普通员工到领班只用了两年多，“干一份工作就得干好了，刚开始不熟悉，但是现在得心应手”。

他自己买了电脑，回家通过老乡和互联网了解考试信息，“我想考营销管理方面的专业”，“去年想过要考大专，感觉自己的知识还是不够用”。

目前略显尴尬的事实是，流动青年中78%为大专以下学历的青年流动务工人员，而这当中约200万人为初中学历，占流动青年总数一半。

调研报告认为，大型商场和市场的青年销售人员对未来规划比较模糊，该群体由于业余时间少、工作内容单一，绝大多数对于如何提升自己、未来怎么发展没有明确规划，“有留京意愿、没具体目标，也不清楚如何实现”。

对于分散就业和生活的青年流动务工人员来说，该群体中44%的近两年换过工作，80%的最想得到的帮助是“提供丰富的就业信息”。调研组发现，相当一部分行业没有技术等级和标准体系，缺乏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机制，从业人员长期从事单一水平的工作，难以实现技能提升和地位改变。

同样期望改善现状的，还有保安、建筑行业的从业者。调研报告显示，这部分人群中33%对当前境况表示不满意，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度普遍较低。

魏则兴便不甘于现状。他月收入8000元，其中5000元寄给家人，“留在手上的钱，更多用在了考试上”。去年，魏则兴自学通过了造价员考试，此前他还拿到了施工员证。

史靖旭则已经自考了宁夏大学艺术设计的大专，“现在离自己的理想还有一定距离，但我在印刷方面的理想在慢慢实现。”史靖旭的语气中充满希望。这名2009年中专毕业的辅助工人，如今，早已竞争上岗升级为管理50个人的生产班班长了。

本报北京5月4日电

快评 EBIEBAODAO

谁是城市里的陌生人

王钟的

对青年流动务工人员的调查，显示出耐人寻味的一面：来京流动务工青年信息获取、困难解决严重依赖雇佣和老乡关系；由老乡介绍来同一单位的现象非常多；保安业青年从业人员在可信赖的朋友圈中63%的为老乡。种种数据都能佐证，尽管来到了“陌生人社会”占主导的大城市，青年流动务工人员依旧存在割不断的故乡情结。

人人都有故乡情结，作为一种朴素的情感，它扎根在很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但是，仅仅用传统文化来解释来京流动务工青年的表现，显然不太全面。很多其他城市人尽管思乡，但不会把老乡群体当成生活重心，而流动务工青年的故乡情结，却表现在日常社会行为中，“老乡”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依靠。现代社会规则大于人情，北京还是竞争环境成熟的一线城市，为何他们还深信抱团取暖好办事的古老法则？

这与城乡壁垒脱离不开干系。青年流动务工人员大多来自农村和乡镇，主要从事第三产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入行门槛低。在北京这样劳动力来源丰富的城市，只能通过乡情构建群体竞争力。他们的工作多属劳动力密集产业，用人单位为了削减招聘成本和管理成本，也乐于聘用彼此熟悉、“知根知底”的老乡群体。最近一位学者走红网络，他在研究中发现全国复印店老板大多是湖南人，实际上这种现象很多行业领域都存在。

但是，青年流动务工人员自发形成的乡情关系，也为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构成了障碍。因乡情结缘，亦可因乡情疏离，他们成为城市里的陌生人。工作圈子、生活社交圈子局限在一个个小群体里面，圈子内信息流通的通畅，掩盖不了更大范围内信息渠道的闭塞。此外，一旦乡情群体里的“顶梁柱”没了，就有可能一时“群龙无首”。对于他们而言，群体怎么样，个人也怎么样，脱离群体实现独立发展成为一种奢望。

走出因乡情构成的圈子，是青年流动务工人员获取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而这一切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这也正是打破城乡壁垒的一种努力。比如，在招收务工人员的时候，用人单位要不因地域论英雄，更不能因社会上对某些地区的刻板成见，而对务工人员以有色眼镜相看。青年流动务工人员只能通过家乡的圈子解决困难，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不公的体现，既然制定了各种社会规则，就不要管求助者来自何方。

青年流动务工人员要实现发展，前提是转变自身观念。只要大胆地向外迈出一步，他们也可以发现城市里不乏善意者，不乏愿意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的各方力量。躲在同乡人构成的圈子里，或许可以让人一时感到舒坦，但是长此以往并非好事。既然选择了城市，就不要害怕竞争，不要回避与陌生人打交道。否则，一味依赖家乡人办事，人走出了家乡，心还留在老家，扎根城市就还很遥远。

90万北京“蚁族”：沧海 横流” 渴望 纵升”

相关 EBIEBAODAO

本报记者 卢义杰
实 习 生 谢亚乔

毕业4年的刘彤习惯以忙碌开始新的一天：上午7点半起床，带上前一天晚上热好的饭菜，骑10分钟自行车，上午8点半之前赶到单位开始工作。

这名来自中部农村的女青年，起居范围是北京四环外一间10平方米屋子，月租1000元。房间没有客厅，只有一条昏暗的过道，同住的两名舍友是她在网上发帖招租的。

刘彤的生活状态是北京市90万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的缩影。

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显示，85.1%的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租房居住，大约77%的人员存在住房条件较差的情况。此前曾有学者将这部分群体称为“蚁族”。

在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聚集区域，调研组租房与其同吃同住，并采取入户分层抽样和街头拦访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调研问卷1200份，收回问卷1150份，其中有效问卷1007份。调研组还召开座谈会50多次，面访6700余人，深访500人。

尽管一时的处境并不尽如人意，但不少受访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选择奋斗和坚守。在他们看来，北京的意义在于，能帮助有梦想的青年实现梦想，给不同阶层的青年一份可能性。

19.1%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他行业人数比例均低于10%

刘彤在一家航天领域的单位工作，而毕业于另一所高校的靳凡最终选择了互联网创业。

2007年，本科毕业的靳凡来到北京闯荡。“我非常喜欢互联网行业，当时觉得北京在这方面非常发达，在这儿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网站，做科技互联网方面的资讯提供。”靳凡说。

他住在南五环每月270元的小平房，“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电磁炉，冬天屋内没有自来水也没暖气，洗菜、洗衣服都要去外面”。每天上班都要先坐快速公交再转地铁，“晚上经常能在地铁上睡过站”。

这名非网络专业出身的年轻人，6年后辞去了这份稳定工作，推出创业产品——一款聚焦TMT（科技、媒体和通信）领域的创业创新自媒体平台，“当时和我们同时上线的自媒体有很多，和我们一样关注科技、创业领域的自媒体也不少，竞争激烈是必然的”。

靳凡猜对了这个趋势。团北京市委调研组报告显示，北京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的特征之一，是“围绕高端产业聚集，顺应产业发展方向”，在京的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从事最多的行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19.1%，而其他行业人数比例均低于10%。

这些聚集区域主要分布在北京北部和东部的城乡接合部。调研组发现了3个规律：多数分布在中关村、CBD及综合商业区等高端服务业密集区域；部分毗邻高校集中的地区；多数分布在轨道交通、高速公路较发达地段。

调研组认为，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的聚集和从业特征，与北京市近年来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有关。北京以科技、文化创新为主的产业发展方向，更多吸纳了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流动青年就业，一定程度上逐渐调整流动人口结构。

据调研组统计，这部分群体目前共73.2%毕业于京外高校，68.6%来自农村和乡镇。

近七成每天触网超过两小时，逾四成网络社交频繁

“95%以上的人员每天都会使用网络”、“近七成表示每天触网超过两小时”，调研报告用“该群体均能熟练使用网络”对这组数据作了评价。

刘彤显然是这一群体的典型。每天下班之后，网络成为生活的关键词：通常的娱乐方式是玩游戏、看视频，与好友互动则通过刷QQ空间、朋友圈，她偶尔也给家里打电话沟通近况。因为通讯主要依赖微信、QQ，所以“每个月话费不超过30块钱”。

网络带给她另外的便利，就是她在网上发帖招到了两名舍友。不过，刘彤并不常与她们说话，她更喜欢自己一个人玩手机或电脑。

与刘彤截然不同，靳凡每月的流量和话费加起来超过300元，“我喜欢这个行业，就喜欢交这个圈子的朋友。”靳凡告诉记者，“现在，有机会我就会和朋友聊天吃饭。”

在调研组提供的数据中，他们的行为再普通不过了。数据显示，86%的人员拥有智能手机，近90%的经常使用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并开通浏览微博。他们上网的主要活动包括浏览新闻、搜索信息、即时通信及收发邮件、观看视频、网络购物等。

调研报告披露，这一群体网络社交频率比较高，近两成人员参加过网上发起的兴趣类集体活动。这也正是靳凡的爱好。

事实上，他们恐怕并非甘于旁观的一群人。调研组发现，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还普遍关注网络热点问题，部分人员网络表达和行动力较强。

这一结论的依据是，调研发现，43.5%受访者表示曾参与过网络围观、人肉搜索、意见表达等网络群体活动，32.9%有“发帖被大量转载”、“微博评论社会现象吸引大量网友关注”或“制作的视频被大量下载或浏览”的经历。

收入与京籍青年接近，发展型支出比重大，月均保有储蓄或结余1246元

对于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而言，实现纵向提升的“梦想”是北京的另一个代名词。调研组发现，从他们的支出结构上，这一点体现得愈发明显。

在毕业的第3年，刘彤重新圆了读研之梦。她报考了电子信息领域的在职研究生，“专业与自己的工作很有关系”。

“因为大学毕业那会也尝试过考研，但没有考上，家里负担又重，就直接参加工作了，但还是有那个心。”刘彤说，她利用双休日和下班后的时间去上课，3年的学费是3万元左右，“这笔钱要自己出，家在农村，并不宽裕，爸妈已经不可能再给自己钱了”。

刘彤算了一笔账，自己每月收入5000元，扣去1000元房租、其他生活开销，每月能存2000元左右。

这个收入尚属中等。调研组从不同行业、区域对80后非京籍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及京籍大学毕业生三类群体各采样1000人，调查问卷统计显示，80后非京籍大学毕业生月平均工资为4133元，接近80后京籍大学毕业生，远高于80后非京籍农民工。

调研组进而分析了支出结构，发现“基本生活支出、个人发展及交际支出、结余及其他”大约各占了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其中，用于住房、吃饭和交通的基本生活支出水平较低，月均保有储蓄或结余1246元，

上升的渴望在这一群体中更加显著。调研组发现，和同龄非京籍农民工、京籍大学毕业生相比，他们明显呈现出用于参加培训学习、移动通讯、上网、交友聚会等为未来积蓄力量及扩大交往空间的“发展型支出”比重较大的特征。

调研组分析，保持较低的生活开支和较高的储蓄结余，既体现了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为未来发展进行积累的特点，也反映出这一群体对目前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选择性。

在靳凡看来，未来发展的考量，恰恰是他留在北京打拼的原因。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做过很多兼职，“一直想着自己在商业方面有一定作为”。他如今喜欢北京的拓展性，可以帮助怀有梦想的年轻人实现梦想，给各阶层的青年一个可能性，“如果在老家，我一定没有机会和平台做这些”。

（文中大学生姓名为化名）

社址：北京海运仓2号 邮政编码：100702 电报挂号：5401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1 邮发代号1—9 报价：每月24.84元 零售：对开4版 每份0.40元 对开12版 每份1.20元 广告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0106号